

青未了

人文齐鲁

星期四
2015.1.29

齐鲁晚报

B01-B04

刊前絮语

在老舍文字里呼吸济南

□徐静

老舍先生不愧是人民艺术家，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不管写哪里都能写出无穷的韵味和神采。“我能走在老舍写到的那些胡同里，呼吸到老舍小说里的空气，在北京的阳光和风里生活，哪怕有沙尘，那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关怀。”有个南方人曾因为喜欢老舍的文字而痴迷上北京城。老舍与济南，也有许多剪不断的情怀与故事：老舍在齐鲁大学教书，课堂教学十分精彩，虽始终板着脸，却常引得哄堂大笑。老舍还曾在晚会上表演单口相声，更是轰动齐大校园。当时济南《中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老舍的老师是济南两个说相声的》，此说未免夸大其词，但却也揭出背后的一些故事。

今天B1版的《老舍在齐鲁大学说相声》一文，是作者李耀曦亲耳聆听老舍先生的及门弟子张昆河先生讲述的一段往事。你能想象，齐大挤满年轻学子的热闹礼堂里，曾响起过老舍先生妙语如珠的京腔京韵吗？你能想象，趵突泉畔劝业场旁的简陋书棚里，曾有老舍先生聚精会神听书的身影吗？你能想象，草根相声艺人与文学巨匠你来我往切磋“俏皮话”的热闹场景吗？据说老舍在美国写了四幕话剧《五虎断魂枪》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那里面也都有他在济南与民间艺人交往的影子。看看文章中妙语如珠的单口相声剧本，挥洒自如的小品文，你会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源于生活啊！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怎能不吸引人？难怪连季羨林都曾评价老舍先生说：“文字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小说是虚构，小说更是生活。B2版的“民间记忆”，刊发的则是与当代作家莫言有关的文章。1991年，作者成为莫言小说《白棉花》的第一位读者，受《风箏都》杂志社之托，要把《白棉花》手稿誊抄一遍。《白棉花》以莫言在一家棉油厂干临时工的经历为背景，描写了农村青年马成功迷恋年轻姑娘方碧玉以及国忠良、孙红花、李志高等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开头写道：“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裳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类似的遭遇，让我们的第一读者如找到知音般激动和兴奋，如果没有生活的积淀与积累，哪里能写出这样感同身受的小说来呢？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
qlwbxujing@sina.com

提起上世纪30年代老舍曾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那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若说到当年老舍还曾在师生联欢会上表演过武林功夫，打过一趟山东查拳，并登台表演单口相声，却恐怕是很多人闻所未闻，非亲历者莫可道焉。笔者虽非亲历者却是亲闻者，曾聆听当事人张昆河先生亲口讲述，那是30年前在济南卫巷张公寓所的小书房内。

听白发老翁漫忆民国往事—— 老舍在齐鲁大学说相声

□李耀曦

老舍单口相声《票友》笑翻国文系“系会”

张老先生可谓老舍的“及门弟子”，他是1933年秋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的。当时齐大文系33级只有一个班十来名学生。他们班大一的《文学概论》课与大二的《文艺批评》课，业课教授正是幽默作家舒舍予——老舍先生。

张昆河先生回忆说：当时齐大文系有个系会，就是全系师生联欢会，每学期一首一尾两次。系会上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节目，便是老舍先生的京剧清唱和讲笑话。记得有一次，老舍兴致勃发，登场说了一段单口相声。这段相声名为《票友》。老舍开言说道——

我在北平有一位朋友，是个票友。此人这京戏呀，迷得厉害，一心想“下海”，成名角儿。可他是左嗓子，唱得太差，谁听了谁捂耳朵。没办法，只好自个儿找个清静的地界儿——跑到西山去唱。上了装，提把青龙偃月刀，连做带打，唱关云长《单刀赴会》。

正唱着，打山上下来一个老头儿，打柴的樵夫。一看这位，吓蒙了：不知是关老爷显圣，还是土匪劫道，赶忙跪下磕头：“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票友一看，心中暗喜，大喝一声：“老头儿休怕！饶尔等性命不难，只须——听我一段西皮倒板——便可免你不死”。随即便又野唱起来。

但唱着唱着，樵夫“扑通”一声又跪下了：“好汉爷，你再唱了，还是杀、杀了我吧！”票友惊问：“为何？”老舍哭道：“我觉得，还是杀了我——更好受”。

人们哄堂大笑。老舍话锋一转，说，写文章也是这样，光自个儿感觉好不成，还得有读者。我有个二哥，他就爱读张恨水的小说，决不看我写的。杀头也不看。

《票友》这段单口相声，大概是个传统老段子，但老舍有自己的发挥。1934年秋天老舍到青岛山大教书后，又将《票友》这个段子进一步发挥。1935年秋天老舍在《论语》半月刊第70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青岛与我》：

唱戏，打牌，安无线广播机等等都是青岛时行的玩艺。以唱戏说，不但早晨在家中吊嗓子的很多，此地还有许多剧社，锣鼓俱全，角色齐备，倒怪有个意思。我应当加入剧社，我小时候还听过谭鑫培呢，当然有唱戏的资格。找了介绍人，交了会费，头一天我就露了一出《武家坡》。我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就早早去了，再想露一出拿手的。等了足有两点钟吧。一个人也没来，社员们太不热心呀，我想。第三天我又去了，还是没人，这未免有点奇怪。坐了十来分钟我就出去了，在门口遇见了个



小孩。“小孩，”我很和气地说，“这儿怎样老没人？”小孩原来是看守票房李六的儿子，知道不少事儿。“这两天没人来，因为呀，”小孩笑着看了我一眼，“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所以他们都不来啦；前天您来了吗？”我摇了摇头，一声没出就回了家。回到家里，我一啜摸滋味，心里可真有点不得劲儿。可是继而一想呢，票友们多半是有习气的，也许我唱得本来很好，而他们“欺生”。这么一想，我就决定在家里独唱，不必再出去惹闲气。唱，我一个人可就唱开了，“文武代打”，好不过瘾！唱到第三天，房东来了，很客气地请我搬家，房东临走，向太太低声说了句：“假若先生不唱呢，那就不必移动了，大家都是朋友！”太太自然怕搬家，先生自然怕太太，我首先声明我很讨厌唱戏。

当时青岛芝罘路上有座三江会馆，距离山东大学校园不远。青岛京剧票友组织了一个和声票友社，经常在三江会馆演出。山大教授洪深、老舍等人都是和声票友社员。

今观老舍单口相声《票友》与小品文《青岛与我》，不禁令人联想到2006年春晚侯耀华与郭达合演的小品《戏迷》。两者在构思及“包袱”上何其相似乃尔！纯属巧合抑或有所借鉴，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济南报纸曾“揭秘”：老舍有两个说相声的老师

老舍这些“说学逗唱”的功夫是从哪里来的呢？1937年2月3日，济南《中报》第二版上刊登了一篇“花边新闻”，题为《老舍的老师是两个济南说相声的》。文章开篇即“揭秘”云：

说到老舍学幽默小说的地方和老师，是很有趣的。在济南住过的人都知道济南的趵突泉边有个劝业书棚，那书棚听段书，不过二分钱；而在露天地上听说相声或看“说武老二”，很多人则是蹭听蹭看。待艺人要捡钱时，轰的一声站在圈外的人便散了一大半。趵突泉也好劝业场也罢，这种三教九流混杂之处，当年自觉有些社会身份的人物，是不会来此凑热闹的。然而在这两处斯文君子不屑一顾的场所，竟不断发现大名鼎鼎的舒先生的身影。当年老舍与吴氏兄弟等民间艺人都有哪些交往？如今已无从查考。不过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一文中明确说：“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词的写法。”

或许就是凭着在济南趵突泉和劝业场等处学得的这些民间功夫，抗战之中老舍编写发表了不少鼓舞军民士气、供艺人演唱的抗战相声和大鼓词。当时老舍还曾多次自告奋勇登台表演。在武汉他与滑稽大鼓艺人“山药蛋”富少舫携手登台表演双簧；在重庆他与相声艺人“小地梨”欧少久说过对口相声；在北碚他还与作家老向与学者梁实秋一起登台说相声。

群龙活跃，使读者笑一阵，可就有了艺术价值了……

吴景春、吴景松皆为济南相声界知名老艺人。吴景春早年拜师京城“相声八德”之首的裕德隆，技艺全面，尤善说“文哏”，平时文质彬彬，好似教书先生。吴景松又名吴焕文，是吴景春之弟，师承济南相声名家崔金霖，上过几年私塾，既能写文章，也能自己编创段子。

原来，当年老舍寓居南新街中段茅舍小院，趵突泉与劝业场即在南新街北口不远处。故而老舍常于教书写作之余来此逛逛，去趵突泉畔听大鼓书，去劝业场里听相声。

当时趵突泉南院是个小商场，杂货摊遍地。吕祖庙前有“观澜亭”、“望鹤亭”、“四海春”等几家书场茶社。女鼓书艺人在那里演唱梨花大鼓。茶社内玻璃窗下摆几张方桌藤椅，茶桌上放置细瓷盖碗茶。窗外泉水喷涌，飞珠溅玉；窗内鼓板叮当，琴声悠扬，确乎是闲适雅致得很。雅致归雅致，却非一般民众可以涉足之地。当时听大鼓书流行“捧角”与“点活”（点曲），进茶社茶资两角已是不菲，茶客“点活”则至少需一块大洋！因此当年老舍写了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穷大学生与两名女鼓书艺人之间的故事，小说即名《末一块钱》。

劝业场西南角上有“泰祥书场”等几家书棚，多是评书与西河大鼓。当年说相声不登大雅之堂，相声艺人就在劝业场中间空地上摆地卖艺。当时吴氏兄弟与崔金霖、刘剑秋等五六名相声艺人，在南岗子、大观园、劝业场三地轮流说“济南口”的相声。

进书棚听段书，不过二分钱；而在露天地上听说相声或看“说武老二”，很多人则是蹭听蹭看。待艺人要捡钱时，轰的一声站在圈外的人便散了一大半。趵突泉也好劝业场也罢，这种三教九流混杂之处，当年自觉有些社会身份的人物，是不会来此凑热闹的。然而在这两处斯文君子不屑一顾的场所，竟不断发现大名鼎鼎的舒先生的身影。

当年老舍与吴氏兄弟等民间艺人都有哪些交往？如今已无从查考。不过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一文中明确说：“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词的写法。”

或许就是凭着在济南趵突泉和劝业场等处学得的这些民间功夫，抗战之中老舍编写发表了不少鼓舞军民士气、供艺人演唱的抗战相声和大鼓词。当时老舍还曾多次自告奋勇登台表演。在武汉他与滑稽大鼓艺人“山药蛋”富少舫携手登台表演双簧；在重庆他与相声艺人“小地梨”欧少久说过对口相声；在北碚他还与作家老向与学者梁实秋一起登台说相声。

□张机

老照片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这张照片摄于1979年，我家“泰山牌”黑白电视机摆在书柜上，还是手动旋钮调台和拉杆天线呢。

我和爱人同为1962年的大学毕业生，在教学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4年多，就赶上1966年的“文革”。这一耽误就是10年，直到1977年我们都不惑之年，养育了两个孩子，才盼到第一次涨工资（每人涨一级，7元钱）。那时一家四口住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夫妻俩月工资收入合计百余元人民币。每

月能够应付生活开支就不错了。但我爱人生性要强，每月工资一发到手，先去银行存5元钱，月月如此，积蓄起来用于购置家庭“大件”。

记得1978年，我爱人单位有一位校医，丈夫是部队干部，率先买了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这让周围同事羡慕极了。那时候，山东电视机厂生产的“泰山牌”12寸黑白电视机是紧俏品，不但凭票购买，还需要提前预约登记。那时买一台要400元，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供应票，又向同事借了部分钱；排队预约，等了近一个

月，才兴高采烈地把电视机抱回家。现在仍记得，上小学的俩孩子不等吃完饭就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同事和他们的孩子也自带小凳光临我家。从此我家热闹极了，俨然一个“放映厅”。屋子狭窄，就坐在床边看。

更有趣的是，为了看到“彩色”效果，我们买了一块“滤色片”，用胶布贴在荧光屏上充当彩电，实际上就是加点颜色。现在想起来怪可笑的。

30年来，我们家已经换过好几台电视机了，经历了由12寸、18寸、21寸、29寸各



种规格，原来的黑白电视机早就被大彩电取代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计划经济时

代的物资匮乏和凭票供应制度，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诸多实惠。